
ICANN69 | 社群日会议 — ICANN 董事会和 ALAC 联合会议
中欧夏季时间 2020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一）— 9:00 至 10:00

弗朗克·卡拉斯科

(Franco Carrasco): 现在到时间了，本次会议现在开始。

I.T. 人员，请开始录音。

[本次会议正在录音]

弗朗克·卡拉斯科: 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 2020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一的 ICANN 董事会和 ALAC 联合会议。我是 ICANN 工作人员弗朗克·卡拉斯科，将担任本次会议的远程参会经理。

在开始之前，我想提供一些简短的信息。请注意，本次会议是以 Zoom 网络研讨会的形式举行的。注意，本次会议的发言专为促进 ICANN 董事会和 ALAC 成员之间的互动。

因此，我们今天将这两组成员上升为专家组成员，他们是唯一能够发言的成员。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我们的专家组成员，请你们在 Zoom 中举手，以便加入发言队列。所有专家组成员都默认静音，所以在得到发言机会后请自行取消静音。

在发言之前，请确保你的所有其他应用程序通知都调成了静音，并清楚地报上的姓名和所属机构，以方便记录。请注意，董事会只接受来自参会选区的问题。因此，本次网络研讨会禁用了问答栏。

本次会议包括实时转录，你可以点击网络研讨会工具栏上的“隐藏字幕”按钮查看。我们还提供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中文、阿拉伯语和俄语的同声传译服务。请查看聊天中的会议信息，了解如何使用这些服务。

本次会议的所有参与者都可以在聊天中发表评论。为此，请使用下面聊天框中的下拉菜单，选择“回复所有专家组成员和与会者”。这也将允许每个人看到你的评论。请注意，Zoom 网络研讨会中只有专家组成员之间可以进行私人聊天。因此，专家组成员或标准与会者向另一位标准与会者发送的任何消息也会被其他所有人看到。

请注意，本次会议将进行录音，聊天会话会进行存档。

最后，我们恳请参加本次会议的每个人都遵守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你可以在 Zoom 聊天中提供的链接上查看这些标准。

我就说到这里，现在有请 ICANN 董事会主席马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发言。

马腾，请讲。

马腾·波特曼：

非常感谢，弗朗克。欢迎各位参加本次 ICANN 董事会与 ALAC 的联合会议。我很清楚，事实上，对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现在是半夜、傍晚或凌晨，特别是对美洲来说。而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更方便的时间。在欧洲，现在是正常的上午时间。非洲也是，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也是。

而我们刚刚从莫琳 (Maureen) 那里得知，在库克群岛现在是晚上 9 点。

所以请注意，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无论是对社群还是对董事会，以及对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工作人员和组织来说也是如此。

因此，除了缺少我们在面对面会议期间习惯的、多年来我们会重视的社交之外，另一个问题是，我们不得不跨越各个时区参加会议，这无疑是全球虚拟会议的一个缺点。

优点是你不必离开家人。你不必离开家。而且你可以参加任何感兴趣的会议，而不必出差，即使只是参加一两个你主要感兴

趣的会议。这就是它的意义所在。我们一起充分发挥本次会议的优势。

所以我非常期待本次会议。ALAC 在整个一周都非常活跃，而且还会有更多活动。

但在本次会议上，我想请我们这边的主席里昂 (Leon) 发言。

有请里昂。

里昂·桑切斯
(Leon Sanchez):

非常感谢，马腾。我是里昂·桑切斯。

很高兴再次见到 ALAC。回家的感觉总是很好，我常常这样说。在一个小时的电话会议中，我们的议程非常紧凑。所以，话不多说，我想直接跳到我们议程包含的问题上。

我们还有两个主题要处理。第一，我们将听取 ALAC 回应董事会关于 MSM 讨论的问题。对此，我们将有两位发言人，分别是 玛丽塔·摩尔 (Marita Moll) 和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Sebastien Bachollet)。

之后我们将举行 — 我们将在 ALAC 和董事会之间交换一些意见。

接着，我们将回答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向董事会提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问题。在试着解答这些问题之后，我们也会进行一个简短的讨论。之后，莫琳和马腾将总结会议，我们将回到各自的活动当中。

话不多说，下面请 — 我想是玛丽塔来回答董事会关于 MSM 的第一个问题。

玛丽塔，请发言。

玛丽塔·摩尔：

早上好，里昂。大家早上好。我是玛丽塔·摩尔。非常感谢邀请我们来到这里，即使对我来说现在是凌晨 3 点。

我确实是有备而来。在这个时候我要尽可能清醒地讲话。

我想，不管怎么说，我们整个会议将主要围绕着 MSM 展开。

所以我们真的很高兴能有机会 — （音频中断）。也感谢你们真的把它作为你们讨论的主题。

在准备这次会议的过程中，我仔细阅读了周三发布的关于 MSM 的新文件。我寻找了改变或改进的领域 — 以及根据社群建议所做的改进。就这份文件想要达到的目的 — 针对三个优先领域提出改进建议而言，它的范围清晰，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想原因是 — 嗯，是这样的。原因是，这个特定的项目稍微有点偏离了轨道，从我们 2019 年秋天在蒙特利尔时算起。这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当时各方发言人都承担着各种责任。我们对此都记忆犹新。

从我的角度来看，不管怎么说，虽然我没有主导我们这边的讨论，但从这个项目成为财务计划的一个附录开始，对这个项目如何发展就一直存在困惑。

我们似乎在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一点。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完全没有争议。

但对于我们这些试图跟上很多东西的人来说，据我所知，这种变化并没有清楚地表达出来，直到在当前文件中，第 5 页，上一次工作计划迭代为每个工作领域确定了负责人，并要求社群提供意见和建议，等等，等等。然后为了避免给大家带来过重的负担，对工作计划的方法进行了更新。

因此，毫不客气地说，我们本可以在很早以前就利用这些信息。这有点改变了我们处理计划的方式。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新的工作计划和一个注重效率的计划。事实上，我们可以从系统需要更高效这一点出发，而不是让我们进入整个系统重塑的过程。但是有效性仍然是目标，而且超越了效率。

所以我们真正想说的一点是，在这个问题上沟通真的很关键。否则，我们可能会有迷路的危险。

我的第二点也是关于我在新文件中看到的一些内容，其中指出，文件已经过更新，纳入了最新的公众意见，并删除了“征求社群意见”，因为这项任务已经完成。

好吧，我知道我们都说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已经完成了这项任务，但我们真的希望这种说法不是真的。随着我们进入实施阶段，社群意见变得更加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我们看到在意见中，包括来自 ALAC 的意见，实际上提到了让一个外部引导人来管理沟通，使这个项目上的进展依然可以有用。我们想知道，你们是否可以考虑以这种方式恢复这个项目。这可能很有用。

它在使我们达到某种程度之前很有用，但我们大家确实需要站在同一立场上，以便推进这项工作。

我们想提出的另一点是“优先事项”一词的使用。在上两份文件中，我们不是社群中唯一这么说的。人。“优先事项”这个词有两种不同的用法。它表示说，让我们先做这个。有时，它被用来暗示这个更重要。可能这并非本意，会造成误解。我想指出的是，在原始文件中，要求我们进行优先级排序，要求我们确定哪些因素会事半功倍，确定更容易接受的问题。而且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时间和资源的排名，而不是（听不清）重要性的排名。

我们的问题已经浓缩了 —（音频中断）。我们不希望最终陷入（听不清），因为 —（听不清）— 在做了所有这些排序之后，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错误的方式。

由此也引出了我要说的下一点，那就是剩下的三个项目莫名看起来总是在拖后腿。在过去两周的会议中，我两次从跃然 (Göran) 和马腾那里听到，你们不打算放弃这最后三点：复杂性；文化、信任和隔阂；以及职责与义务。

但时间资源有限 — 文件指出，由于时间和资源有限，董事会提议社群在（听不清）稍后重新讨论这些主题。然后在另一部分，文件注意到 — 文件指出，随着进展 —（听不清），这些问题可能会在将来重新讨论。

在第二种情况下，“可能”一词不能给人信心。而且这不是 — 我们不确定，当我们读到这句话时，我们不能肯定有一个承诺（听不清）问题摆在桌面上。

ALAC 已经要求确立一个时间表，在这个时间表内我们可以继续研究这些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设定了一些东西，迫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研究这些问题，这样我们就不会跟不上 —

里昂·桑切斯：

玛丽塔，玛丽塔，抱歉打断你一下。你的音频似乎有一些问题。请试着说大声一点，或者离麦克风近一点，那会很有帮助。

玛丽塔·摩尔： 好的。里昂，大部分都没听到吗？

里昂·桑切斯： 不是，我想大部分都听到了，只是有点断断续续。但我觉得你
现在说得好像清楚多了。

玛丽塔·摩尔： 好的。我刚才讲的一点是，我们要确认最后那三个问题，它们
似乎被挂在文件的各个部分，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大必要继续研
究下去。

ALAC 已经要求确立时间表，以审视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进
展，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做一些事情，以确保这些问题不断
地被放到显微镜下，以确定我们在解决所有六个问题上的进
展，而不仅仅是前三个问题，它们已经被明确为（听不清）—
这一点非常好。此外还有很多计划（听不清）— 以确保我们
在推进优先事项和范围界定工作。

最后，我只想说，我们已经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在这些事情
上，我想说它们就像是翻修房子里的厨房一样。但是，如果我
们只解决这两个问题，就会忽略（听不清）。

还有一个部分，我想请艾伦 (Alan) 谈谈，就是清单上的第三个
问题，关于共识方面。围绕共识有一些非常特殊的问题，我们
想在这里提出来。

艾伦，你能说说吗？

里昂·桑切斯：

谢谢，玛丽塔。

艾伦，我想恳请你长话短说，因为我们还得听取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Sebastien Bachollet) 的发言，然后再展开讨论。

艾伦·格林伯格

(Alan Greenberg):

我一直都尽量长话短说。

我想我会很快地总结一下。包容性和确保人人都被听到已经被列入非常重要的项目。

我们有一些强烈的关切，即 PDP — PDP 3.0 的一些方面非但不与之协同，实际上却反而背道而驰。这确实令人担忧，因为概念 — 例如，EPDP 整合的方式，强烈地限制了谁可以发言和谁可以参与。如果 GNSO 不认为这个群体是 PDP 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他们就会被排除在外。

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那么 PDP 的整个性质就会改变。它更多地回到了第一次 GNSO 审核之前的原始 PDP，当时成立了工作组，基本上这是一个封闭的小组，代表他们自己做决定。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后续要关注的问题，确保我们能真正保证我们的政策确实考虑到了所有需要讨论的问题。谢谢。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你，艾伦。下面我想请主席 EURALO 主席塞巴斯蒂安·巴肖莱就 ATRT3 及其与 MSM 的交叉问题发言。

塞巴斯蒂安，请发言。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非常感谢你，里昂。我是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和艾伦一样，我不再是 ALAC 成员，也不再是董事会成员。我非常高兴你考虑让我们来参加这个会议并发言，因为这毕竟是 ALAC 和董事会的联合会议。

我将试着谈谈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和 ATRT3 之间的联系。作为一项全球事务，我们需要考虑到 ATRT，而且不仅仅是 3，而是曾经的 1、2 和现在的 3，它过去处于 — 现在我希望它依然处于本组织的最高级别。这意味着，它审核董事会。它审核其他审核工作。它审核许多其他议题。而且它是我们尽量放眼全球的地方。

我们知道，由于时间和主题的原因，我们无法将每一件事都特别与组织的发展联系起来。但我真的觉得 — 不，我们真的觉得必须首先考虑 ATRT3 提出的建议，不是因为它的建议比其他

建议更重要，而是因为这个机构是本组织中更重要的一个机构，因为它是在与美国政府移交期间和之后设立的。

而且有些讨论是在其他小组进行的，这很好。但是到最后，必须集中到一个地方 — 现在是董事会 — 来决定怎么做。有时候，董事会要决定一些关于他们自己的事情，这就有点奇怪，但为什么不呢？

这里，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和 ATRT3 之间建立这种联系是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一些建议，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文件中有五条建议对 ICANN 内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发展很重要。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有一条特别重要。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全面审核。你们可以去看下一张幻灯片，有时候一个图形比一段长篇大论要好。它可以让我言简意赅。

但是这里的观点是，把 ATRT3 提案之前做过的事情和下一部分可能发生的事情摆到桌面上。

你们看到出现了一件事，那就是最后的蓝色方框，或者甚至是紫色方框。那就是我们说的全面审核。而我们，实际上是 ATRT3，认为这是 — 不仅仅是 ATRT3，ATR3、ALAC 和一般会员认为，这项工作需要在 ATRT3 建议的时间进行，因为它将有助于界定发展框架。

我只想举一个个人的例子，因为它是 — 而且是在 ICANN 之外。不同的利益相关方要如何组织？这对于任何建立多利益相关方系统的组织来说都很重要。而在 AFNIC，也就是法国的 .FR 和其他 TLD 的注册管理机构，我们就面临这个问题。为什么它很复杂呢？是因为像在 ICANN 中，多利益相关方的组织和选举 — 人才选拔之间的关系，都与之相关。

而 2002 年随着 DNSO 的结束，GNSO 和 ccNSO 成立并进行了其他变革，这些都发生在 2002 年。现在我们必须要有个更广阔的视角，看看未来什么对 ICANN 来说是最有利的。

我们真的认为，这个全面审核必须尽快进行。而现在它就掌握在你们手中，董事会的成员先生和女士们。我说完了。非常感谢你们的聆听。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你，塞巴斯蒂安。

首先，我要感谢 ALAC 和玛丽塔以及你本人和艾伦对我们向你们提出的问题发表意见。在这里我也想和我的同事们进行一点讨论。我想请曼蒂娜·米斯曼 (Mandla Msimang) 首先就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发展发表意见。

曼蒂娜？

曼蒂娜·米斯曼：

大家上午好，下午好，晚上好。我是曼蒂娜·米斯曼，来自 ICANN 董事会。

非常感谢你，里昂。也感谢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非常赞赏并切实考虑了我们已经收到的意见，也很喜欢 ALAC 提出来的对这个问题的热烈讨论。

只是 — 我将只评论已经提出的几个问题。很抱歉，我没有视频。我的信号似乎不太好。

我将 — 我只评论两个问题，然后再交给我的同事。

我想，第一个问题是现阶段讨论的社群意见问题。我认为有一点必须注意，正如 ALAC 所知，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是不断发展的，而如果没有社群的意见，它就无法发展和改进。我们通过去年启动项目时开始的一个协商流程，达到了现在的状态。没错，我们现在正处于实施阶段。但是实施阶段，尽管文件已经处理完毕，但并不意味着社群参与已经结束。

实施阶段意味着我们现在正在将计划 — 工作计划转化为一套拟议的行动，并将为此分配资源，然后将安排 — 我们将根据商定的优先级提出一个实施时间表。因此，我完全不认为讨论到此结束。这也是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作为董事会议题强调的原因之一，因为随着我们进入实施阶段，我们仍然希望听到更多来自你们和社群其余成员的意见。

所以我只是想强调这一点，谢谢你提出来。

我想谈谈另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 — 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如何实现六个优先领域中的三个的背景。我真的希望你们放心，这三个优先领域并不代表是最后三个。我甚至对将它们称为“最后三个”感到不安，因为它们并没有落后，但我们希望它们在五年运营规划的剩余时间框架内得到解决，它们也可以得到解决，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被确定为高优先级的三个主题的症结所在。这些就是确定工作的优先级并有效利用资源，工作的精确性和范围界定，共识，代表性和包容性主题。

所以，尽管这些主题通过社群意见、通过公共协商流程已经被确定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但这并不表示它们是唯一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在不厌其烦地强调这一点。这是因为 — 我们不得不确定优先次序的唯一原因就是，一是认识到社群的负担以及 ICANN 在不同领域的工作量负担过重，因此我们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确保继续完成现有的工作，像 ATRT3 和 PDP3.0 进程，我知道在这上面还有更多问题。

我们还想确保我们解决已经确定的任何差距。所以，事实上，我认为优先领域 — 如果我漏掉了什么，我的董事会同事可以补充。但优先领域并不是唯一的领域。它们只是处理我们面前这个宏大主题的起点。

我想我要交给 —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曼蒂娜。我看到玛丽塔举手了，所以先请她发言，然后是马修 (Matthew)。

也许应该先请马修发言，因为马修的发言可能会解答玛丽塔疑问。所以玛丽塔，请允许我先请马修发言。之后再请你发言。

马修。

玛丽塔·摩尔： 请讲。

里昂·桑切斯： 谢谢，玛丽塔。

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

谢谢里昂和玛丽塔。非常感谢你们提出的一系列非常详尽的问题。

我觉得曼蒂娜已经讲到了几点。请允许我再讲几点。关于优先次序的问题，曼蒂娜已经做出了回答。但我只想说明，这绝不是一 我只想强调，确定优先次序绝不意味着我们不打算全面处理这六个议题。只是在阅读公众意见和审视这些议题的过程中，我们感觉到有一些议题之间存在良好的互补性，并且可能

有重叠。我们认为，通过首先处理这三个特定的议题，我们可能会不可避免地处理到后三个议题中所包含的一些问题。我只想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也希望你们明白，我们将 — 我们将着手处理所有这些议题。

关于时间表，我们非常清楚设定时间表的重要性。文件中说明了这是优先议题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组织的新实施职能。因此，我们将和组织的实施部门和哈维尔 (Xavier) 合作，为此设定一个时间表。显然，我们将分享这方面的进展。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在这里努力做的事情和我们必须处理的其他优先领域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领域也涉及到规划，例如塞巴斯蒂安说的，ATRT3 和其他一些审核，这些审核在规划、确定优先次序和工作范围界定上有相似之处，包括董事会的其他工作。因此，所有这些有点像个一揽子计划，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我们预计，正如曼蒂娜所说，它将在运营规划的其余部分展开。

最后说一点，因为我们还没有提及，很明显，我们提出的下一步是推进制定一个评估方法，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方法，就不能评估 MSM 模型的发展程度。所以这就是下一步的工作。

而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将不可避免地看到，可能会出现其他需要解决的议题，或者一些工作的优先次序可能会改变。而且在这方面也会有更多的社群参与。我只想确保我们对它接下来会如何处理心中有数。谢谢里昂。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马修。

下面，我要有请玛丽塔。

玛丽塔·摩尔： 好的。谢谢里昂。我是玛丽塔·摩尔。我会关闭我的视频。
我想这样可能会好一点。

我绝对听到了你们说的，曼蒂娜和马修。我们也意识到，这里有很多工作在同时运转。组织层面正在进行一些结构调整。我听说哈维尔在 ICANN 筹备周就对其中的一些内容做了很好的表述。

我认为 — 我们能不能确保我们在同一时间得到相同的信息，以便所有社群清楚地了解正在处理的问题。这真的会有帮助，因为现在我觉得信息有点分散。而在以前，信息会集中在我们的多利益相关方会议上，这些会议都是公共会议。离开时我们都带着相同的信息。我们都有（听不清）。

我们就是这样来到这里的。所以，我们真正关注的是，在项目的这一部分，确保我们都得到相同的信息。谢谢。

下面要交给乔纳森 (Jonathan)，实际上他将负责评估部分。

里昂·桑切斯:

谢谢，玛丽塔。在我们请出乔纳森之前，我想，当然，要感谢你的意见，这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正如我的同事所说，我们正在尽力为大家带来统一的信息。当然，这是一项持续不断的工作，我们必须审阅文件。我所说的“文件”是指战略规划和运营规划文件。所以，随着工作的进展，它会继续推动我们。

另外，在我们进入议程的下一部分之前，我想请问艾芙丽 (Avri) 是否可以就塞巴斯蒂安关于 ATRT3 的介绍讲两句。

艾芙丽，可否请你补充几句。

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

当然。我是艾芙丽。

我只想简单谈谈在 ATRT3 方面，董事会进展到了哪里。首先，这是非常庞大的一系列要思考的问题，我们有一个核心小组正在研究所有这些问题。

在审核方面，无论是特定审核、组织审核还是更广泛的审核，我们目前在 OEC 研究的基本上说是，如果我们应用这个模型，如何发挥它的作用。它是否符合我们这些年收集到的关于审核问题的要求？它是否真正满足了时间表上的优先级，保持了它的一致性，并且永远不会出现太多事情凑到一起的情况？它如何影响章程？我们是否需要修改章程来适应这种审核的观点？如果我们这么做，那么就会启动这个流程。所以这几个月

我们非常投入，因为我们需要在十二月之前就开展这方面的分析给出回应。

但是，我们非常重视对它的思考和建议的流程，现在我们实际上正处于一个对它进行测试并试图了解其影响的时期。

我希望这样可以回答你的问题。谢谢。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艾芙丽。

其他同事还有其他意见吗？我看到塞巴斯蒂安举手了。塞巴斯蒂安。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

里昂，我相信还有其他董事会的同事想发言，其他一般会员也想发言。

但是我简单地说，ATRT3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讨论这个提案。它不是通过施舍而来，我们认为我们看到了一些东西，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要把它放进去。

我们确实讨论了艾芙丽提到的所有问题。很高兴你们，董事会，重做了这部分 ATRT3 已经完成的工作。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这也是我们提出这个提案的原因。而且，是的，我们（听不清）有必要修改章程。但这在 ATRT 之

后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在审核了各项审核，自然会对章程产生影响。

但我们 — 你知道，作为 ATRT3 成员我们听你差遣，而且我相信一般会员和 ALAC 以及董事会将继续这个讨论。谢谢。

里昂·桑切斯：

谢谢，塞巴斯蒂安。

艾芙丽。

艾芙丽·多利亚：

我很快评论一下，没有人认为 ATRT3 没有完成它的工作。但是，董事会也需要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以确保我们理解。我们也需要考虑到其他团体的各种意见，同时也要考虑到各 SO 和 AC 的自主决策程度。所以我们当然明白 ATRT3 做了大量工作和分析，但这并不能免除我们的确认工作，也不是说更改章程就一定是不可能的。只是它有自己的流程，必须要通过这个流程才能这么做。所以，谢谢你们。

里昂·桑切斯：

谢谢艾芙丽。我想强调一下你刚才说的话，因为在我看来这些不同的轨道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所以你强调得很好。当然，我认为这有助于我们的社群了解我们如何开展工

作、如何评估董事会面临的不同情况，以及整个环境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接下来，我想进入下一个议程项目。我想这是一般会员向董事会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将由乔纳森·扎克 (Jonathan Zuck) 和乔安娜·库勒萨 (Joanna Kulesza) 来介绍。

所以，乔纳森，现在我想请你发言，介绍你们向董事会提出的问题。

乔纳森·扎克： 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

里昂·桑切斯： 能。

乔纳森·扎克： 好的。我是乔纳森·扎克，是专注于政策的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副主席。但我在 ICANN 的历史角色一直是跟董事会没完没了地谈论衡量标准的话题。我也因此被一位前首席执行官取了个“衡量标准男”的外号。

不知怎么地，现在又要我来提出这个衡量的问题。在新文件中，有一个讨论，一点评估，但它已经开始落入到一个非常经典的陷阱里，那就是说，我们将做这三件事，我们将通过完成

这三件事来衡量我们的成功。我想，用这种方式来衡量像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有效性这样虚无缥缈的东西，可能会非常令人失望。我想我们需要确保我们弄清楚我们认为的有效性标准是什么。

当前文件草案的另一个倾向是，将“有效性”等同于“高效性”。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有效性”的充分定义。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落入这个陷阱，使衡量有效性的标准变成了我们能多快地完成 PDP，因为我们已经更好地确定了它们的范围等等。我们可能需要对“有效性”下一个更细致的定义，并且需要有一个衡量它的方法。

因此，我认为，社群和作为社群一部分的董事会应该围绕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有效性确定一些目标，这样在评估流程中就可以对我们所采取行动的成败进行实际衡量，而不仅仅是我们采取了这些行动的事实。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乔纳森。

我的同事中有人要回应乔纳森的问题吗？也许是艾芙丽或曼蒂娜？

艾芙丽·多利亚： 好的。我是艾芙丽。基本上我可以很快地回答，“是的，乔纳森，你是对的。”

多年来我所学到的关于通过研究测量、统计和长期追踪某个事物的一切知识告诉我，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需要制定一些有意义的衡量标准来衡量你需要什么，然后长期检验它们。所以，你说的一些关于方法的事情，你知道 — 确实很有分量，是的，它们很重要。让我们确保理解它们，把它们做对，并长期追踪它们，检验它们的有效性，等等。

因此，我非常同意并认为一群人坐在一起讨论，找出什么是有意义的衡量标准，探讨我们如何使用它、如何合法地收集它，如何做所有这些事情，这样一些流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感谢你提出的意见。

乔纳森·扎克： 谢谢艾芙丽。我想重申一下霍莉 (Holly) 在聊天中的问题，那就是：作为这个实施阶段的一部分，我们是否打算针对“有效性”的定义，以及一系列与改进多利益相关方计划相关的目标，也进行一个公共协商？

马修·希尔斯： 里昂，我可以回答吗？

里昂·桑切斯： 当然可以，马修。

马修·希尔斯： 好的，谢谢。乔纳森，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当我们发布文件征求公众意见时，我们也在征求社群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随着实施的进行，我们看到 —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现在讨论的不仅仅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发展。它涉及一系列我们必须考虑的其他问题和计划。

因此，我认为，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真的 — 你们在文件中看到的，或多或少是我们目前的想法，我们认识到，当你试图衡量高效性，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有效性时，有一部分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衡量标准的驱动。还有一部分将受到我们在界定的工作范围和优先领域取得的成果如何来驱动。然后主观因素也可能占很大一部分，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到这一点。

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在实施进行的过程中，我们非常欢迎社群的意见。因此，如果有关于衡量标准、关于我们应该如何推进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意见，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非常有用。

它需要时间来启动和运行，并让这些流程 —

乔纳森·扎克： 马特，还是乔纳森·扎克。目前在董事会的运营中，是否对“有效性”有一个工作定义？还是说这也是有待讨论的问题？因为我听到“有效”和“高效”这两个词经常被互换使用。而“有效性”的内涵似乎要丰富得多。

马修·希尔斯： 我想我们在文件中部分阐述了这个问题，但我不是 100% 肯定。我不知道。而且，我们也在其他地方，在董事会的其他工作中，在各种董事会文件中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关于“有效”和“高效”以及我们现在所遵循的具体定义，我没法立即答复你。谢谢。

里昂·桑切斯： 在定义“有效”的含义方面，我们似乎还不够高效。不，我的意思是，你们的意见在现阶段非常重要。我认为“有效”或“高效”是什么，没有一个万能或通用的定义。它可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征求你们对此的反馈和意见很重要。

我看到跃然 (Göran) 举手了。跃然。

马跃然 (Göran Marby): 谢谢。我和很多社群成员说，我觉得 — 而且那种（听不清）他们说的话，当谈到 ICANN 时，我有点害怕“有效性”这个词，因为我们可以 — 我们可能会更有效，但是这有利于包容性吗？

很多外人会看着 ICANN 说，嘿，伙计，你们毫无有效性可言。

另一方面，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有效。我们的目的是在真正重要的时候，通过一个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来制定政策。

我要小心这个词，它会设定一个基准，阻止我们成为本应成为的那种组织。

所以，我的意思是，ICANN 的那种疯劲应该永远存在。也许这才是我们应该衡量的。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看看 ICANN，我们非常有效，因为我们会在需要政策时制定政策。所以我只想确保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多利益相关方自下而上的流程，它不是为了有效。而是为了在真正需要时做到包容并产生结果。谢谢。

里昂·桑切斯: 谢谢跃然。

曼蒂娜·米斯曼： 非常感谢。我是曼蒂娜·米斯曼。我认为乔纳森的问题，正如艾芙丽所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我认为这是文件中的讨论点之一，但更多地不是关于有效性或者定义“有效”，而是关于我们如何定义“成功”。所以我们与社群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或者说试图寻求这方面的意见。所以我认为在语言方面，这里可能有差异。

但是我们正尝试 — 我们如何停止衡量？当 — 哦，天哪，我的电话。抱歉。很抱歉。

我们什么时候进行过正确的衡量？我们对此的理解是，你如何定义成功，而不是有效和高效这类措辞。我只想补充这一点。

里昂·桑切斯： 谢谢，曼蒂娜。

乔纳森。

乔纳森·扎克： 谢谢。谢谢你的意见。我认为你实际上是把我的关注点和更广大的一般会员社群的关注点，或许还有 ICANN 社群普遍的关注点都归零了，我们关注的是，我们太容易把“有效”和“高效”混为一谈了。如果我要思考一个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有效性，那它就和多利益相关方主体有关。换句话说，它是否有效地听到了各方的声音？它在代表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利益平衡方

面是否有效？这些将是衡量有效性的标准，而这个有效性常常被称为高效性。所以我担心，既然你几乎再次将“有效”一词换用成“高效”，跃然，我也和你一样担心，担心效率孕育出排他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审视 — 以怀疑的眼光审视 PDP 3.0 和它在 EPDP 流程中的首次实施，因为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观点，认为它以牺牲代表性的平衡为代价，对效率作出了一些让步。

因此，如果我们要研究有效性的含义，除了效率之外，它还牵涉到很多因素。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非常谨慎地看待它的含义。

里昂·桑切斯：

谢谢乔纳森。

我也发表一下我的意见，我认为我们在“有效”和“高效”之间陷入了一个循环。根据我从我们的讨论中收集到的信息来看，倾听每个人的意见是有效的，但对于那些无法让实际成果考虑他们的意见的人来说，这项工作是没有效率的。

所以这里的公式很难平衡。你可以听取每个人的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得到他们实际要推进的东西。这可能会让人怀疑这个模型的效率或有效性。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把这些意见归纳成我们想要得出的定义非常重要。这可能是董事会的工作，但它绝对要

靠社群的努力。董事会作为社群的一部分，需要考虑到这一点，而社群需要考虑到我们也是社群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这项工作和这些意见对我们如此宝贵。所以，谢谢你，谢谢你的意见，乔纳森。

如果你没问题的话，我想转到 ALAC 的下一个问题上。本次电话会议还剩十分钟。下面我要请乔安娜·库勒萨。乔安娜？

乔安娜·库勒萨：

谢谢里昂。我是乔安娜·库勒萨。希望我的视频也能正常工作。

实际上，下一个议程项目或下一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刚才的讨论，它谈到包容性或多样性是我们面前的幻灯片上的几个项目的核心。

这个问题的作用，是想反映我们在一般会员内部的讨论，自从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开始以来，我们不得不把整个社交网络搬到网上。

我们询问了我们的成员。你们可以在幻灯片上看到我们已经确定的主要挑战。事实上，在此次疫情期间，一般会员一直很活跃。我们已经组织了一些会议。我们在形式上做起了文章，试图确保我们尽可能地与在线受众互动，并尽可能地吸引他们。

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取得了一定成功。我们的参与度很高，而且我们觉得我们对讨论重点的保持和面对面会议不相上下。

但正如你们在幻灯片上看到的那样，我们也发现了挑战。我们希望在剩下的时间可以得到董事会的反馈，你们在整个社群中观察到哪些方法可以作为这些挑战的应对之道或解决方案。

这些具体的挑战集中在几个项目上，大家可以在幻灯片上看到这些重新激活的项目。

乔纳森提到了我们强调的衡量标准，那么我想把重点放在包容性上。

虽然，一般会员一直以来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在我们成员的工作中，通常没有 ICANN 的任何参与。我们做这件事是因为我们关心。我们做这件事是因为我们发现它有吸引力。我们做这件事是因为好奇，或者我们喜欢我们的合作者。面对面会议给我们的在线工作增加了一个好处。

现在，这种好处被剥夺了，我们的成员认为这是削弱我们多年来精心打造的这个社会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问题是：我们如何预防它？我们如何加强这个高效运作的网络？

已经有人抛出了一些观点。你们可以看到连对房间温度的回答也反映在了我们的问题中。我们如何让环境更有吸引力？我们很想听听董事会从整个社群的角度谈谈你们的想法或经验。

更好地认可志愿者承诺与衡量标准密切相关。我们欢迎董事会为在线会议期间接入互联网提供资金的举措。我们注意到，RALO 主席已经向董事会提出建议，为参加在线会议付出的时间提供另一种形式的补偿。

事实证明，这对社群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我们收到了许多社群成员的意见，表示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他们需要专注于自己的日常工作。

所以，这也是我们实际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正试图找到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我们也欢迎任何关于如何高效、公平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反馈。所以，似乎不是简单地砸钱就可以解决问题。我们可能需要借助更复杂的思考。

最后，ICANN 内外一直在讨论尝试将会议形式改变成更小的区域性会议，也许是重点工作组，等等，等等。

所以，我希望利用剩下的几分钟时间，听听董事会的反馈，你们认为有哪些工具、措施、方法可以更好地支持多利益相关方政策制定中的包容性。非常感谢。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乔安娜。我想马腾愿意对此提供一些意见。

马腾？

马腾·波特曼：

好的。乐意之至。也谢谢乔安娜，谢谢。我知道这确实也是我们更广泛的 ALAC 讨论的一部分。

首先，这个特殊时期是任何人都不愿经历的。我们试图在所有这些不确定性中尽可能地成为一个稳定点，并以最好的方式提供一个坚实的平台来向前发展。

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新的时期，我们也在不断地寻求如何做得更好的意见，我们非常欢迎来自社群和 ALAC 的意见，我们的试点就是一个例子，其目的在于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帮助争取到一个计划来报销额外的互联网费用。而且我们会看它的使用情况，以及之后获得肯定的情况。这只是一个例子，看看我们如何提供最好的帮助。

所以我们敏锐地意识到，在整个社群和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中，有很多人参与是因为他们关心，而不是因为他们为此付出了什么。

ALAC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团体，但即使在签约方中，我也能看到小企业的参与，他们也会投入时间，不是因为能得到更多钱，而是因为他们感兴趣。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

所以就我们想到的所有解决方案而言，我想 ALAC 内部的讨论可以激发并提出很好的建议，我们日后可以采纳。

我也鼓励你们同时去参与并接触其他社群，看看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我们如何能找到支持自己的最佳方式，在特殊时期找到前进的方向。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确实在探索更常用的、更有建设性的做法。调查，作为其中的一个步骤，你们已经看到今天上午稍后安排了一场讨论，主题是在 COVID 时代如何最好地进行互动。也请大家参与。

另外，组织也在非常积极地联系一般会员社群和其他社群，看看他们如何在这个非常时期最好地支持人际交流和实际互动。

所以，再次感谢你提出的观点，让我们尽可能地把它具体化。我们不会在某个时间点给出一个单一的解决方案，但是这方面我们可以逐步地共同改进。

我希望这能带来帮助。我们确实在积极地外展，期待着收到意见，也期待有机会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中获得支持，齐心协力地使它发挥作用。

里昂·桑切斯：

谢谢马腾。现在距离会议结束还有两分钟，所以我们要总结一下。

我想请莫琳和马腾做总结发言。

莫琳？

莫琳·希亚德：

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你，里昂。

谢谢你让我们参与这次讨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我要感谢曼蒂娜、马修、艾芙丽、跃然和马腾的发言。

我认为现在真正对我们有帮助的是，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董事会的设想。同时，随着实施过程的深入，这也将使我们能够准备好未来对你们的提案建言献策。

但是，我认同玛丽塔所说的，随着社群内各项工作的展开，信息的沟通非常重要。我们不希望 — 我们大家都站在同一立场上，包括我们如何定义和衡量有效性或成功。这是一个有趣的讨论。

但是，我们都希望朝着董事会目前优先考虑的目标一致努力。但我认为，从我们今天实际讨论的内容来看，我真的 — 我想我的一般会员团队会和我一起感谢你们，因为我们确实非常感谢这次对话。非常感谢，马腾，还有你的团队。

谢谢。

里昂·桑切斯：

谢谢莫琳。马腾？

马腾·波特曼:

谢谢。谢谢，莫琳。谢谢里昂。我想显而易见，我们共同致力于持续改进我们所做的事情，ATRT 的参与已经证明，我们所参与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流程在支撑这一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你们的问题和建议也佐证了这一点。

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富有成效的讨论，对此我真的很感激。例如，我注意到，PDP 3.0 对我来说 — 出现了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但这是一个 GNSO 流程，不妨也和 GNSO 展开讨论。

另外，针对我们如何最好地处理会议，有效地与彼此进行交流 — 在今天上午的讨论之后，我几乎不会再用“有效”或“高效”这个词。但是，有效地交流是我们真正关心的事情，我们也非常希望看到你们在这方面继续提供意见。

我们稍后有一个会议，其中会有一项调查。它不是为了得出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但是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改进我们共同前进的方向。所以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建设性贡献。非常期待继续与你们一起推动 ICANN 的进步。所以，谢谢。

交回给你，里昂。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马腾。感谢各位参与讨论。我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会议。就像有人在聊天中指出的，我们应该继续更多地召开这类会议，继续不断地推进工作。

我还要感谢所有同仁的热情参与。谢谢译员们。感谢支持人员、技术人员，以及每一位使本次会议成为可能的人。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我们很快就会在其他 Zoom 会议室或会议上见面。

谢谢。祝大家会议愉快。再见。

[会议记录结束]